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九十

林瑞翰註

晉紀十二 起強國赤奮若盡著雍攝提格凡二年（丁丑至戊寅，西元三一七年至三一八年）

中宗元皇帝（一）

建武元年（一） 西元三一七年

（一）春，正月，漢兵東略弘農，太守宋哲犇江東（二）。

（二）黃門郎史淑、侍御史王冲自長安犇涼州，稱愍帝出降前一日，使淑等齎詔賜張寔，拜寔大都督，涼州牧，侍中，司空，承制行事。且曰：「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，君其協贊琅邪，共濟多難。」淑等至姑臧，寔大臨三日（三），辭官不受。

初，寔叔父肅爲西海太守（四），聞長安危逼，請爲先鋒入援，寔以其老弗許。及聞長安不守，肅悲憤而卒。

寔遣太府司馬（五）韓璞、撫戎將軍（六）張閔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，命討虜將軍（七）陳安、安故太守（八）賈騫、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前驅。又遣相國保書曰：「王室有事，不忘投軀。前遣賈騫膽公舉動，中被符命（九），敕騫還軍；俄聞寇逼長安，胡崧不進，麴允持金五

百請救於崧，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^①，會聞朝廷傾覆，爲忠不遂，憤痛之深，死有餘責。今更遣璞等，唯公命是從。」璞等卒不能進而還，至安南^②，諸羌斷路，相持百餘日，糧竭矢盡，璞殺軍中牛以饗士，泣謂之曰：「汝曹念父母乎？」曰：「念。」「念妻子乎？」曰：「念。」「欲生還乎？」曰：「欲。」「從我令乎？」曰：「諾。」乃鼓譟進戰，會張閭帥金城兵繼至，夾擊，大破之，斬首數千級。

先是長安謠曰：「秦川中，血沒腕，唯有涼州倚柱觀。」^③及漢兵覆關中，氐、羌掠隴右，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，獨涼州安全。

(三)二月，漢主聰使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秦陽太守李矩，屯韓王故壘^④，相去七里，遣使招矩。時暢兵猝至，矩未及爲備，乃遣使詐降於暢。暢不復設備，大饗，渠帥皆醉。矩欲夜襲之，士卒皆懼，矩乃遣將郭誦禱於子產祠，使巫揚言曰：「子產有教，當遣神兵相助。」衆皆踊躍爭進。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，掩擊暢營，斬首數千首，暢僅以身免。

(四)辛巳(二十八日)，宋哲至健康^⑤，稱受愍帝詔，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。三月，琅邪王素服出次^⑥，舉哀三日。於是西陽王羨^⑦及官屬等共上尊號，王不許，羨等

固請不已，王慨然流涕曰：「孤，罪人也，諸賢見逼不已，當歸琅邪耳！」呼私奴^⑤命駕將歸國。美等乃請依魏、晉故事稱晉王，許之。辛卯（初九日），即晉王位，大赦，改元^⑥。始備百官，立宗廟，建社稷。

有司請立太子，王愛次子宣城公衷，欲立之，謂王導曰：「立子當以德。」導曰：「世子、宣城俱有朗雋之美，而世子年長。」王從之。丙辰（三月癸未朔，丙辰在四月），立世子紹爲王太子，封衷爲琅邪王，奉恭王後^⑦，仍以衷都督青、徐、兗三州諸軍事，鎮廣陵。以西陽王美爲太保，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爲譙王。遜，宣帝之弟子也。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爲大將軍，江州牧，揚州刺史，王導爲驃騎將軍，都督中外諸軍事，領中書監，錄尚書事；丞相左長史刁協爲尚書左僕射；右長史周顗爲吏部尚書，軍諮祭酒；賀循爲中書令；右司馬戴淵、王邃爲尚書；司直劉隗爲御史中丞；行參軍劉超爲中書舍人^⑧；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^⑨。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，掾、屬拜駙馬都尉，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^⑩。

王敦辭州牧，王導以敦統六州^⑪，辭中外都督，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，王皆許之。以循爲太常。

是時承喪亂之後，江東草創^㉔，刁協久宦中朝，諳練舊事^㉕，賀循爲世儒宗，明習禮學，凡有疑議，皆取決焉。

(五) 劉琨、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，期以翼戴晉室^㉖。辛丑（十九日），琨檄告華夷，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、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^㉗，嶠，羨之弟子也。嶠之從母^㉘爲琨妻，琨謂嶠曰：「晉祚雖衰，天命未改，吾當立功河朔，使卿延譽江南，行矣勉之！」

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爲都督遼左^㉙。雜夷流民^㉚諸軍事，龍驤將軍，大單于，昌黎公，廆不受。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：「今兩京覆沒，天子蒙塵^㉛，琅邪王承制江東，爲四海所係屬，明公雖雄據一方，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，蓋以官非王命故也。謂宜通使琅邪，勸承大統，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，誰敢不從？」廆士遼東高詡^㉜曰：「霸王之資，非義不濟。今晉室雖微，人心猶附之。宜遣使江東，示有所尊，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，不患無辭矣！」廆從之，遣長史王濟浮海，詣建康勸進。

(六) 漢相國掾使其黨王平謂太弟父曰：「適奉中詔，云京師將有變，宜衷甲以備非常。」父信之，命官臣皆衷甲^㉝以居，祭馳遣告靳準、王沈，準以白漢主聰，曰：「太弟

將爲亂，已衷甲矣。」聰大驚曰：「寧有是邪？」王沈等皆曰：「臣等聞之久矣，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。」聰使祭以兵圍東宮，祭使準、沈、收、氐、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^④，皆懸首高格^⑤，燒鐵灼目，酋長自誣與父謀反。聰謂沈等曰：「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，當念知無不言，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！」於是誅東宮官屬及父素所親厚、準、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，阮士卒萬五千餘人^⑥。夏，四月，廢父爲北部王^⑦，祭尋使準賊殺之。

父形神秀爽，寬仁有器度，故士多附之。聰聞其死，哭之慟，曰：「吾兄弟止餘二人^⑧，而不相容，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！」

氐、羌叛者甚衆，以斬準行車騎大將軍，討平之。

(七) 五月，壬午(朔)，日有食之。

〔考異〕帝紀、天文志皆云五月丙子，日食。按長曆，是月壬午朔，無丙子，今以曆爲據。

(八) 六月丙寅(十五日)，溫嶠等至健康，王導、周顗、庾亮等皆愛嶠才，爭與之交^⑨。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、冀州刺史邵續、青州刺史曹嶷、寧州刺史王遜、東夷校尉崔毖等，皆上表勸進，王不許。

(九) 初，流民張平、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爲塢主，王之爲丞相也，遣行參軍譙國桓

宣往說平、雅，平、雅皆請降。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，遣參軍殷乂詣平、雅。乂意輕平，視其屋，曰：「可作馬廐。」見大鑊，曰：「可鑄鐵器。」平曰：「此乃帝王鑊，天下清平方用之，奈何毀之？」乂曰：「卿未能保其頭，而愛鑊邪？」平大怒，於坐斬乂，勒兵固守。逖攻之，歲餘不下，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。逖進據太丘，樊雅猶據譙城，與逖相拒。逖攻之，不克，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。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。逖謂宣曰：「卿信義已著於彼，今復爲我說雅。」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，曰：「祖豫州方欲平蕩劉、石，倚卿爲援，前殷乂輕薄，非豫州意也！」雅卽詣逖降。

逖既入譙城，石勒遣石虎圍譙，王含復遣桓宣救之，虎解去，逖表宣爲譙國內史。己巳（十八日），晉王傳檄天下，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，今遣琅邪王夏等九軍銳卒三萬，水陸四道，徑造賊場，受祖逖節度，尋復召夏還建康。

（十）秋，七月，大旱。司、冀、并、青、雍州大蝗，河、汾溢，漂千餘家。

（十一）漢王聰立晉王粲爲皇太子，領相國，大單于，總攝朝政如故。大赦。

（十二）段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，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、弟末柁等會于固

安^⑤，共討石勒。末柰說疾陸眷、涉復辰曰：「以父兄而從子弟，恥也；且幸而有功，匹礪獨收之，吾屬何有哉？」各引兵還。琨、匹礪不能獨留，亦還薊。

(十三) 以荀組爲司徒。

(十四) 八月，漢趙固襲衛將軍華薈於臨穎^⑥，殺之。

(十五) 初，趙固與長史周振有隙，振密譖固於漢主聰。李矩之破劉暢也，於帳中得聰詔，令暢既克矩，還過洛陽收固斬之，以振代固。矩送以示固，固斬振父子，帥騎一千來降，矩復令固守洛陽。

(十六) 鄭攀等相與拒王廙，衆心不壹，散還橫桑口^⑦，欲入杜曾，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、襄陽太守朱軌擊之。攀等懼，請降，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。廙將赴荊州，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^⑧。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：「曾，猾賊也，外示屈服，欲誘官軍使西，然後兼道襲揚口耳！宜大部分，未可使西。」廙性矜厲自用，以伺爲老怯，遂西行。曾等果還趨揚口，廙乃遣伺歸。裁至壘，卽爲曾所圍。劉浚自守北門，使伺守南門，馬雋^⑨從曾來攻壘，雋妻子先在壘中，或欲皮其面^⑩以示之。伺曰：「殺其妻子，未能解圍，但益其怒耳！」乃止。曾攻陷北門，伺被傷，退入船，開船底以出，沈行^⑪五

十步，乃得免。

曾遣人說伺曰：「馬雋德卿全其妻子，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，雋已盡心收視，卿可來也！」伺報曰：「吾年六十餘，不能復與卿作賊。吾死亦當南歸，妻子付汝裁之。」乃就王廙於甌山^㉔，病創而卒。

戊寅（八月庚辰朔，戊寅在九月），趙誘、朱執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^㉕，誘等皆敗死。曾乘勝徑造沔口，威鎮江沔，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。訪有衆八千，進至沔陽^㉖。曾銳氣甚盛^㉗，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，許朝督右甄，訪自領中軍。曾先攻左右甄^㉘，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，令其衆曰：「一甄敗，鳴三鼓；兩甄敗，鳴六鼓。」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，力戰，敗而復合，馳馬告訪。訪怒，叱令更進。胤號哭還戰，自旦至申，兩甄皆敗。訪選精銳八百人，自行酒飲之，敕不得妄動，聞鼓音乃進。曾兵未至三十步，訪親鳴鼓，將士皆騰躍犇赴，曾遂大潰，殺千餘人。訪夜追之，諸將請待明日，訪曰：「曾驍勇能戰，向者彼勞我逸，故克之，宜及其衰乘之，可滅也！」乃鼓行而進，遂定漢沔。曾走保武當^㉙，王廙始得至荊州。訪以功遷梁州刺史，屯襄陽^㉚。

（十七）冬，十月丁未（二十九日），琅邪王裒薨。

(十八) 十一月，己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〔考異〕帝紀、天文志皆云十一月丙子，日食。按長曆，十月、十一月皆有甲子、丁卯，若丙子朔，則甲子、丁卯乃在十月，又劉琨集是年三月癸未朔，八月庚辰朔，皆與長曆合，今以爲據。

十二月皆己卯朔，是月己酉朔，二十八日丙子，晉書元帝紀十一月有甲子、丁卯，若丙子朔，則甲子、丁卯乃在十月，又劉琨集是年三月癸未朔，八月庚辰朔，皆與長曆合，今以爲據。

(十九) 丁卯(十九日)，以劉琨爲侍中，太尉。

(二十) 征南軍司戴邈上疏，以爲：「喪亂以來，庠序墜廢。議者或謂平世尙文，遭亂尙武，此言似之，而實不然。夫儒道深奧，不可倉猝而成，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，則廢墜已久矣！又貴遊之子，未必有斬將搃旗之才，從軍征戍之役，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，良可惜也！世道久喪，禮俗日弊，猶火之消膏，莫之覺也。今王業肇建，萬物權輿，謂宜篤道崇儒，以勵風化。」王從之，始立太學。

(二十一) 漢主聰出畋，以愍帝行車騎將軍，戎服執戟前導，見者指之曰：「此故長安天子也。」聚而觀之，故老有泣者。太子粲言於聰曰：「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？正恐同惡相求，爲患故也！」今興兵聚衆者，皆以子業爲名，不如早除之。」聰曰：「吾前殺庾珉輩，而民心猶如是，吾未忍復殺也，且小觀之。」

十二月，聰饗羣臣于光極殿，使愍帝行酒洗爵，已而更衣，又使之執蓋，晉臣多涕泣，有失聲者。尙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，聰命引出斬之。

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，至絳^④，右司隸部民犇之者三萬餘人，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，殺萬餘人，固、默引歸。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，屯小平津。固揚言曰：「要當生縛劉粲，以贖天子。」粲表於翻曰：「子業若死，民無所望，則不爲李矩、趙固之用，不攻而自滅矣。」戊戌（二十日），愍帝遇害於平陽^⑤，粲遣雅生攻洛陽，固犇陽城山^⑥。

（二十二）是歲，王命課督農功，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，諸軍各自佃作，卽以爲稟^⑦。

（二十三）氐王楊茂搜卒，長子難敵立，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，難敵號左賢王，屯下辨^⑧；堅頭號右賢王，屯河池^⑨。

（二十四）河南王吐谷渾卒^⑩。吐谷渾者，慕容廆之庶兄也。父涉歸，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^⑪。及廆嗣位，二部馬鬪，廆遣使讓吐谷渾曰：「先公分建有別，奈何不相遠異^⑫，而令馬有鬪傷？」吐谷渾怒曰：「馬是六畜^⑬，鬪乃其常，何至怒及於人？欲遠別甚易，恐後會爲難耳！今當去汝萬里之外。」遂帥其衆西徙^⑭。廆悔之，遣其長史乙那婁馮^⑮追謝之，吐谷渾曰：「先公嘗稱卜筮之言，云吾二子皆當彊盛，祚流後世。我孽

子也，理無並大。今因馬而別，殆天意乎！」^④遂不復還，西傳陰山而居^⑤。屬永嘉之亂，因度隴而西，據洮水之西，極于白蘭^⑥，地方數千里。鮮卑謂兄爲阿干，廐追思之，爲之作阿干之歌^⑦。吐谷渾有子六十人，長子吐延嗣。吐延長大有勇力，羌胡皆畏之。

【註】

①中宗元皇帝：帝諱睿，字景文，宣帝曾孫，琅邪武王伯之孫，恭王觀之子。

②建武元年：是年三月方改

元。

③漢兵東略弘農，太守宗哲奔江東；哲屯華陰，漢兵自長安東略，因棄城奔江東。

④大臨三日

：衆哭曰臨，凡國喪臣下哀臨曰大臨。時愍帝蒙塵，故羣臣大臨三日。

⑤西海太守：西海郡，故屬張

掖郡，漢獻帝興平二年，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，分張掖之居延一縣以立之，見晉書地理志。又續漢志曰：「居延縣，漢屬張掖郡，後漢因之，安帝時改置張掖居延屬國，別領居延一城，獻帝建安末，立爲西海郡。」二書不同。洪亮吉曰：「蓋請立於興平中，至建安末始置也。」水經注曰：「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北，尙書所謂流沙者也。」故城在今甘肅省酒泉邊外蒙古額濟額旗。

⑥太府司馬：胡三省曰：「時張氏保據河西，有太府司

馬，太府、少府主簿等官。蓋以都督府爲太府，涼州府爲少府也。」

⑦撫戎將軍：胡三省曰：「撫戎將軍

，蓋張氏創置。」

⑧討虜將軍：宋書百官志魏置將軍四十號，討虜第十九。

⑨安故太守：胡三省曰

：「晉志曰：『張茂分武興、金城、西平、安故四郡爲定州。』蓋張氏分金城、西平二郡地置安故郡也。按安故

縣，二漢屬隴西郡。水經注：『洮水自臨洮縣東流，又屈而北流，逕安故縣故城西，又北逕狄道縣故城西。』狄道時已置武始郡，安故郡蓋即漢之一縣置郡。」按安故縣，晉初省，張氏因漢縣舊址置安故郡，故城在今甘肅省臨洮縣南。

⑤符命：謂相國保持下憲者。帥府之命曰符命。

⑥遂決遺焉等進軍度嶺：胡三省曰：「

自涼州濟河度沃干嶺至狄道。」按沃干嶺亦曰沃干阪，在今甘肅省皋蘭縣西南。三國魏陳泰救王經於狄道，姜維退還，軍自金城南至沃干阪。蓋自涼州濟河，必度此嶺，乃至狄道。

⑦南安：南安郡，治源道縣。源道縣

漢屬天水郡，後漢屬漢陽郡，晉爲南安郡治，故城在今甘肅省隴西縣東北渭水北。源漢志作源。

⑧秦川中

，血沒腕，唯有涼州倚柱觀：御覽四六五引劉恭叔異苑曰：「晉時長安謠曰：『秦川中，血沒腕，唯有涼州倚柱看。』及惠、愍之間，關內殲破，浮血丹漂，張軌擁衆一方，威恩共著。」

⑨韓王故壘：胡三省曰：「李

矩屯新鄭，則韓王故壘亦在新鄭也。戰國時韓滅鄭，徙都之，故有故壘在焉！」洪亮吉曰：「滎陽郡有韓王故壘。」

⑩子產祠：胡三省曰：「子產相鄭，鄭人懷其德，爲之立祠。」

⑪建康：宋書州郡志曰：「建

康本秣陵縣，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置，孫權改秣陵爲建業，晉武帝平吳，還爲秣陵，太康三年，分秣陵之水北爲建業，愍帝即位，避帝諱改爲建康。」三國志吳三嗣主傳裴注引晉太康三年地志曰：「吳有太初宮，方三百丈，權所起也；昭明宮，方五百丈，皓所造也。」

⑫出次：杜預曰：「出次，避正寢。」

⑬西陽王兼：兼

，汝南王亮之子。

⑭私奴：胡三省曰：「私奴，謂私所畜養而給使令之奴，非以罪沒官者。」

⑮改

元：改元建武。

⑯封衷爲琅邪王，奉恭王後：元帝以諸王入繼大統，故以衷奉琅邪國祀。衷音培。

⑰中書舍人：晉書職官志曰：「晉初初置中書舍人、通事各一人，江左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，掌呈奏案。」

④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：胡三省曰：「長兼蓋始於此。」

⑤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，掾屬拜駙馬都尉，

行參軍舍人拜駙都尉：晉書職官志曰：「武帝以宗室、外戚爲奉車、駙馬、騎三都尉而奉朝請焉！元帝爲晉王，以參軍爲奉車都尉，掾屬爲駙馬都尉，行參軍、舍人爲騎都尉，皆奉朝請。後罷奉車、騎二都尉，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，諸尙主者劉惔、桓溫皆爲之。」初學記十引齊職儀曰：「杜預尙晉宣帝女高陸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；王濟尙晉文帝女常山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後代因以爲恒。」按奉車、駙馬、騎三都尉皆漢武帝置，奉東都尉掌御乘輿車，駙馬都尉掌駙馬，騎都尉掌監羽林騎。顏師古曰：「駙，副馬也，非正駕車，皆爲副馬。一曰：駙，近也，疾也。」

⑥王導以敦統六州：時敦都督江、揚、荆、湘、交、廣六州諸軍事。

⑦草創：廣雅曰：「

草，造也；創，始也。」故凡事之起始謂之草創。

⑧刁協久官中朝，語練舊事：御覽二一一引晉中興書曰

：「刁協除左僕射，中興草創，制度未立，朝廷之臣，無練習舊儀者，惟協以久在中朝，加性所近，多諳故事，朝廷憲體，出入威儀唱讀，一皆稟於協，當時號爲強記。」

⑨劉琨、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，期以翼戴晉室

：世說言語篇注引虞預晉書曰：「是時二都傾覆，天下大亂。琨聞元皇帝受命，中興，忼慨幽朔，志存本朝。」

⑩琨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、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：文選勸進表注引干寶晉紀曰：「劉琨作勸進表，無所點竄，封印既畢，對使者流涕而遣之。」胡三省曰：「漢之禪于魏也，文帝三讓，魏朝羣臣累表請順天人之望，此則勸進之造端也；晉受禪，何曾等亦然。是時愍帝蒙塵，四海無君，琨等勸進，爲得其正。」

⑪嶠，羨之弟子也：溫羨見卷八十六惠帝永興二年。晉書，溫嶠字太真，司徒羨弟之子也，父愨，河東太守。嶠性聰敏有識量，博學能屬文，少以孝悌稱於邦族。風儀秀整，美於談論，見者皆愛悅之。世說言語篇注引虞預晉

書曰：「嶠少標俊，清徹英穎。」又任誕篇注引晉中興書曰：「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。」

⑤從母：母

之姊妹。

⑥遼左：遼左即遼東，猶江東之曰江左。

⑦流民：胡三省曰：「謂中州之民流移入遼東者。」

⑧蒙塵：天子出奔在外，臣下諱言，謂之蒙塵。左傳襄王遭叔帶之亂，出居于鄭，使告難于魯，臧文仲對曰：「天子蒙塵于外，敢不奔問官守。」

⑨處士遼東高詡：御覽四六二引燕書曰：「晉室大亂，高祖方經略江東。高翔說高祖曰：『自王公攸錯，士人失望，櫛負歸公者動有萬數。今王氏敗沒而禍宿見尾冥，其兆可見也。今晉室雖衰，人心未變，宜遣使江東，示有所尊，然後仗義聲以掃不庭，可以有辭於天下。』高祖深納焉！」

所載翔語與通鑑載詡之語同。按晉書慕容皝載記有玄菟太守高詡，疑通鑑以詡、翔爲一人之誤文，於名取載記，於其語則取燕書也。高祖，謂慕容廆；王公，謂王浚；其兆可見，謂慕容氏有興王之兆。尾箕、燕、幽二州之分野，禍宿見則必有興王者，而王浚時已敗沒，故高翔謂興王之兆將應於慕容氏。

⑩夷甲：杜預曰：「甲在衣中。」

⑪首擐甲於內，加衣於外。

⑫彘使準、沈收氏、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：胡三省曰：「父爲大單于，氏

、羌酋長屬焉！故皆服事東宮。」

⑬格：胡三省曰：「格以木爲之。周禮：『牛人祭祀共其牛牲之互。』

鄭玄曰：『互，若今屠家之懸肉格。』左思吳都賦曰：『嶠格周施。』呂向曰：『格，懸網木也。』按呂氏春

秋通理：「糟丘酒池，肉圃爲格。」注：「格，以銅爲之，布火其下，以人置上，人爛墜火而死。」是爲炮格，

古之酷刑。

⑭阮士卒萬五千餘人：胡三省曰：「所阮者，東宮四衛之兵也。」

⑮廢父爲北部王：胡

三省曰：「北部即匈奴後部，居新興。」

⑯吾兄弟止餘二人：漢主淵諸子，時尙存者惟聰、乂二人。

⑰王導、周顗、庾亮等皆愛嶠才，爭與之交：世說言語篇注引語林曰：「初，溫公奉使勸進，晉王大集賓客見之

。溫公始入，姿形甚陋，合坐盡驚。既坐，陳說九服分崩，臬室弛絕，晉王君臣莫不獻欬；及言天下不可無主，聞者踴躍，植髮穿冠。」

⑤錢：說文曰：「錢，江淮人謂之鍋，浙人謂之錢。」

⑥太丘：太丘縣，

後漢屬沛國，晉省，故城在今河南省永城縣西北。

⑦進城：故城在今河南省夏邑縣北。

⑧司、冀、

井、青、雍州大蝗，河汾溢，漂千餘家；晉書劉聰載記曰：「時聰境內大蝗，平陽、冀、雍尤甚，河汾大溢，漂沒千餘家。」御覽八八〇引十六國春秋曰：「平陽地震，汾水大溢，流漂數百家。」按時司、冀、井、青、雍諸州俱沒於漢。

⑨固安：固安縣，漢屬涿郡，魏、晉改涿郡曰范陽，固安曰故安，此蓋因漢之舊稱。文選放歌行注引王隱晉書曰：「段匹磾討石勒，進屯故安縣，故燕太子丹金臺。」按固安縣，蓋戰國燕之武陽邑，故城在今河北省易縣東南。

⑩臨潁：臨潁縣，屬潁川郡，故城在今河南省臨潁縣西北。

⑪橫桑口：在今

湖北省天門縣東南。水經注曰：「泗水東南逕江夏雲杜縣，又東逕左桑，周昭王溺死處也。村老云，百姓佐昭王喪事於此，故曰佐桑，左桑字失體耳。又東謂之橫桑，言得昭王喪處也。」

⑫揚口壘：水經注曰：「龍陂

水逕郢城東北流，謂之揚水，水北逕竟陵縣西，又北注於汭曰揚口。」東晉疆域志曰：「竟陵縣有揚口壘。」竟陵故城在今湖北省天門縣西北。

⑬宜大：胡三省曰：「言當大爲部分以備會掩襲。」

⑭馬高：

鄭攀黨，先與鄭攀同拒王廙。

⑮皮其面：胡三省曰：「皮面者，剝其面皮。」

⑯沈行：潛水底而行

曰沈行。

⑰甌山：一名小別山。寰宇記曰：「山形如甌，土諺謂之甌山。」山在今湖北漢川縣東南漢江之濱。

⑱女觀湖：東晉疆域志曰：「江陵縣有女觀湖。」水經注曰：「柞溪水出江陵縣北，東注船官湖，湖水又東北入女觀湖，湖水又東入於揚水。」湖蓋在今湖北省江陵縣東北，今涇。

⑲沌陽：宋書州郡志曰：

「沌陽縣，江左立，屬江夏郡。」水經注曰：「沔水東逕沌陽縣北，處沌水之陽也。」故城在今湖北省漢陽縣西。

⑤會銳氣甚盛：晉書周訪傳云：「會勇冠三軍，訪甚惡之。」

⑥左右甄：甄音堅，又音眞。胡三

省曰：「戰陳有左拒、右拒，拒，方陳也；有左甄、右甄，甄，左右翼也。左右拒見於周鄭繻葛之戰，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。孟諸之田，宋公爲右孟，鄭伯爲左孟。杜預注曰：『將獵，張兩甄。』蓋晉人以左右翼爲左右甄，杜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、右孟也。」吳士鑑曰：「左傳文十年杜注：『將獵，張兩甄，置左右司馬。』兩甄，猶兩翼也。此杜氏以晉制況周制者。世說：『桓元好獵，雙甄所指，不避林壑。』雙甄卽兩甄。文選注引孫子曰：『長陣爲甄。』楚詞：『鶉鵲兮甄甄。』王叔師注：『甄甄，鳥飛貌。』與杜注兩翼合。是知甄固陣名，取象飛鳥。左甄、右甄，猶今言左翼、右翼也。」

⑦武當：武當縣，漢屬南陽郡，晉屬順陽郡，以武當山得名。杜佑曰：「郡城延岑所築。」故城在今湖北省均縣北。

省曰：「胡子序之敗，梁州陷沒，故令訪領梁州而屯襄陽。」

⑧攀：拔取。

⑨講肆道義：肆，習也

；道義，謂儒道經義。

⑩猶火之消膏：喻世道體俗，喪弊於無形。按火燃而膏消，其消融至漸，人莫之覺

，故以爲喻。

⑪權輿：爾雅釋詁曰：「權輿，始也。」郝懿行義疏云：「牟廷相方雅云：『說文之灌輸，

釋草作灌輸，釋詁作權輿，並同聲假借字也。』按大戴禮禮志篇云：『孟春百草權輿』，是草之始萌，通名權輿矣！」由草之始萌引伸爲凡始之稱。

⑫吾前殺庾珌輩：聰殺庾珌事見卷八十八建興元年。

⑬爵：飲

酒器。

⑭絳：絳縣，春秋晉都。兩漢屬河東郡，後漢曰絳邑縣，晉因之，改屬平陽郡，故城在今山西省曲

沃縣西南。

⑮愍帝遇害於平陽：時年十八。

⑯陽城山：晉書地理志，河南郡陽城縣有陽城山。左傳

曰：「四嶽、三塗、陽城、太室，九州之險。」山在今河南省登封縣東北，俗名車嶺。

⑤ 稟：稟給。

④ 下辨：下辨縣，屬武都郡，故城在今甘肅省成縣西。

⑤ 河池：河池縣，屬武都郡。華陽國志曰：「河池

一名仇池。」故城在今甘肅省徽縣西。

⑥ 吐谷渾：讀音州突浴魂。

⑦ 父涉歸，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

：宋書吐谷渾傳作七百戶，北史同，此據晉書吐谷渾傳。

⑧ 遠異：胡三省曰：「遠異者，言遠去以相別異

。」

⑨ 六畜：馬、牛、羊、犬、雞、豕謂之六畜。

⑩ 遂帥其衆西徙：御覽五七〇引前燕錄曰：「於

是遂西徙八千里。」

⑪ 乙那婁馮：晉書吐谷渾傳作史那樓馮，宋書吐谷渾傳、御覽五七〇引前燕錄均作乙那

樓。胡三省曰：「那與那同。乙那婁，虜三字姓。」樓、婁音同。

⑫ 今因馬而別，殆天意乎：御覽五七〇

引前燕錄曰：「虜遣乙那樓追渾，謝之，乃擁迴渾馬。馬東行數百步，輒悲鳴西奔，衝突山谷，如是者十餘日。

」

⑬ 西傳陰山而居：傳讀曰附。水經注引十三州志曰：「廣大阪在抱罕西北，罕开在焉。昔慕容吐谷渾自

燕歷陰山西馳而創居于此。」

⑭ 據洮水之西，極于白蘭：胡三省曰：「沙州記曰：『洮水出鹽臺山東北流

，逕吐谷渾中，又東北流入塞。』此洮西塞外，洮水之西也，即沙湫沓中之地。白蘭，山名，羌所居也，至唐時

，丁零羌居之，左屬黨項，右與多彌接。」杜佑曰：「白蘭，羌之別種，東北接吐谷渾，西北至叱利模徒，南界

鄯鄒。風俗物產，與右昌同。」按洮水一曰巴爾西河，沙州記之鹽臺，即禹貢之西傾山，漢志作西頃，北史吐谷

渾傳作西疆，主峯在今甘肅省臨潭西北，縣亘千餘里，外跨諸羌。白蘭山在今青海西南，羌之所居，因山爲名，

號白蘭羌。

⑮ 鮮卑謂兄爲阿干，虜追思之，爲之作阿干之歌：御覽五七〇引前燕錄曰：「虜以孔懷之恩，

作吐谷渾阿干歌。及僞、垂僭號，以爲聲後大曲。」全祖望曰：「阿步干，鮮卑語也。慕容虜作阿干之歌，蓋胡